

清初四画僧 身世与传奇

近期，“我向毫端寻往迹——明清山水画的古意今情”展览在北京画院展出。观毕展览不难发现，在明清相交之际，出现了四位作品很具特色的僧人画家。其实，自古而来僧人之中就不乏才华横溢之人。他们在敦煌刻绘敦煌壁画，他们在西藏营造布达拉宫，他们写下千古流传的诗文，他们于深山庙宇参禅悟道，自然在诗词绘画之中透露出更多灵性和与众不同。

他们的故事，耐人寻味，而四僧的作品风格又与他们的身世息息相关，《孟子》中说“知人论世”，对于清初四僧，知晓他们的身世则更能体会他们的画风。 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《鱼》八大山人

最会“翻白眼”的八大山人

“八大山人”是四僧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，乍听之下有人还会以为是八个人，其实，“八大山人”只是朱耷一人。关于朱耷“八大山人”的名字由来众说纷纭，猜测很多，主流说法是：这一别号和朱耷的出身有关系，“八”指朱耷是宁王朱权第八代孙；“大”与“耷”同声，表明自己是第八代子孙——耷，八大山人这个名字是在认祖归宗。可他这个皇族宗室，偏偏生在了乱世。八大山人有一首题画诗说：“墨点无多泪点多，山河仍是旧山河。横流乱世权椰树，留得文林细揣摩。”这第一句“墨点无多泪点多”，最为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他“简洁”的绘画艺术特色和他在绘画上寄寓的愁思。

八大山人的鱼很能代表他的艺术特色。他的鱼，“味道”的确不一样，最突出的特点是“少”，用他的话说就是“廉”，往往满幅纸只画一只鸟、一块石或者一条鱼。极简的笔墨，奇绝的构图，独特的意境，很是耐人寻味。

八大山人的鱼，总是翻着白眼，这恐怕还得从他痛苦的人生说起。其实，少年时的朱耷，也曾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“乖学生”，那个时候，他不叫八大山人，他那时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，用真才实学报效大明朝。明朝宗室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，朱耷就以布衣身份应试，15岁时考取了秀才，给众多宗室王孙做了榜样。可在他19岁这一年，清兵入关，李自成攻占北京，明朝第17个皇帝——崇祯帝把自己的宠妃和女儿杀死，然后上吊自杀。明王朝灭亡，朱耷父亲病逝。朱耷一家作为明代的贵族，整个家族90多口人惨遭屠杀。他和母亲、弟弟、妻儿逃到山里躲过一劫，但在逃难过程中，妻儿又相继去世了。一系列打击后，23岁的朱耷出家为僧，将喜怒哀乐完全寄托在画笔上，以大写意手法开一代画风。

家室显赫的他藏于寺院，个性又比较倔强。假借鱼儿翻出的白眼，仿佛藏着一个前朝皇室后裔对命运最大的嘲讽。用时髦话说，藏着一种“你看不惯我，又干不掉我”的桀骜不驯。他对人生和现实的思考，用独特的画风，让后人产生无尽联想，留下一个又一个谜。如果说水墨画的最高境界是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，那么八大山人正是用天底下最节俭的笔墨语言，描绘了一个最高的境界、一个“哀而不伤”的灵魂。因此，他才会在这些画幅上将落款“八大山人”：前二字又似“哭”字，又似“笑”字，而后二字则类似“之”字，变形地写生了“哭之笑之”，即哭笑不得之意，一吐他内心的五味杂陈。

石涛为作画“搜尽奇峰”

有人称石涛是“中国绘画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之一”，从他的绘画技艺尤其是绘画理论来看，的确是当之无愧的。

石涛曾说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，这算得上其山水画创作的“方法准则”了。“搜尽奇峰”是重视采风、重视写生，石涛认为书画作品应该多收集素材，多观察事物，才能够迸发灵感，因此应该“搜尽奇峰”。“打草稿”是指重视勤学苦练，勇于下苦功。将搜集好的素材多加练习，在反复锤炼中不断摸索，以便让收集的素材能淋漓尽致转化成自己的艺术语言，融会贯通地展现在自己的作品中，从而在“打草稿”的过程中逐渐凝练出境界。

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不仅是石涛的绘画理论，还是他的一幅山水画作品，这幅作品是石涛从不同的地方游历采风后，绘制于一张图上而成的长卷作品。从右至左欣赏：最右，危崖骤起；中间，层叠叠嶂，古树、桥梁、人物错落其间；最左，山峦变低，于江河交错，渔船与房屋呼应，多了一些生活气息。这幅作品中的山形态各异，是石涛平日里积累素材后，集中创作的表现。

石涛的画风与朱耷的就完全不一样，仿佛更加释然、更加寄情于山水。但实际上，他的身世背景和朱耷极为相似。

石涛年纪比朱耷小，石涛出生于明王朝权力大厦即将崩塌之前，这时候的他才三四岁，被称为朱若极。明清两朝交替时，明代内部势力割据，石涛的父亲靖江王独霸广西，却被独霸福建的唐王出兵击败，广西被占，靖江王全府除朱若极以外的所有人都关押至福建，囚禁至死。

小小的朱若极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呢？三四岁的朱若极是被王府内官背着逃出了王府，没有被抓获。内官为了让朱若极远离内战，躲避杀戮，就让他剃发做了和尚，取法名原济，号石涛，又号苦瓜和尚。虽然石涛承受了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，但此时的他还只是个三四岁的孩子，且满门无一生还。在动荡不安中的生存更多养成了石涛独立的性格，并且对来之不易的生命充满着热情，这些都直接表现在他对于绘画热情上。

髡残：激烈后的皈依

一般而言，参禅、悟道、吃斋、念佛，才应该是一个僧人的生活，偏偏髡残不是这样平静的一个僧人。

髡残出家的原因，周公亮在《读画录·石溪传》（髡残号石溪）中说：“幼而失恃，便思出家。”髡残因幼年丧母，从小生活缺少母亲疼爱，长大后而有出家的念头。程正揆在《清溪遗稿·石溪小传》中说，石溪从小不读非道之书，不近女色，被家人逼婚，二十岁愤然削发为僧，索性出家了。

最不能让髡残平静的原因，恐怕不是逼婚，而是他的故国梦：“十年兵火十年病，消尽平生种种心。老去不能忘故物，云山犹向画中寻。”可见髡残不只是个性情中人，更是个心里有天下，也曾刀光剑影的和尚。他同样生活在明末清初，朝代更替时，他已经30岁了，心智成熟，这与三岁的石涛不一样：在髡残的心里，只有一个国，就是大明，髡残在明末遗民中有很高的声誉，因为他曾弃笔从戎，参与反清复明。

但明朝大势已去，他并没有成功。为了保命，髡残逃到桃源深处（今湖南常德桃花源附近），在隐逸过程中，度过了一段极其艰苦的生活，使髡残身体大大受损，小病变成痼疾。

究其根本，髡残是遗民，他不是真正的隐士，他并不因为反清复明无望而平静下来。髡残曾多次去拜明陵，听说自己的朋友去明陵而不拜时，便破口大骂。他的画面中的笔触也流露出一种苍浑老辣的古拙之气。

顺治十二年，43岁的髡残在南京的祖堂山幽栖寺任主持。这一年，郑成功率部大举北伐抗清，兵临南京城下却功败垂成，反清复明的力量也退至福建，而髡残留在寺院中逃过一劫。同年，髡残最亲近的导师龙人俨、觉浪禅师相继离世，使髡残最终抛开世俗牵绊，向“数声清磬是非外，一个闲人天地间”的书画僧转变。

故国梦碎，兜兜转转、“愤青”一生的髡残在无奈之下，无望之后，只得叹息一声，为后人留下说不完的故事。

弘仁：平静下的波涛

弘仁大概是四僧中，心态“最和尚”的。他平静清雅，超然寂静，不悲不喜，与铿锵有力、愤懑不平的髡残形成鲜明对比。然而这份平静，却来得极不平静。

弘仁出生在历史文化名县：安徽歙县，一个叫桃源坞的地方。这时候的他还没有弘仁这个名字（弘仁乃是出家后的法号），这时候的弘仁还叫做江韬。江韬在家乡耳濡目染，自幼喜爱书画，还考上了秀才，与家人一起到了杭州生活。江家公子成了家族骄傲，一条坦荡仕途已经向江韬伸出了手，只可惜突然遭遇丧父的变故，不久祖父也病逝，只剩下母亲和他相依为命。这让原本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江韬没有了经济来源。失去亲人的江韬也更加珍惜自己唯一的亲人，便带着母亲回了歙县。

相传，有一天，江韬在离家三十里之外的地方，得到了一点粮食，他不肯自己吃，想着母亲也食不果腹。三十里，在明末，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走完。江韬尽快赶路，但还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来到母亲跟前，他很怨恨自己，对母亲的愧疚、对生活的无奈让他起了投练江自杀的念头。

本就被残酷生活煎熬着的江韬，又遭母亲离世的变故，导致江韬性情大变。他逐渐将经历和情感放到书画上，没有家庭温暖的他，独处成为常态，越发练就了沉寂的心境，也奠定了他未来书画的气质基调：秀逸出尘、清雅孤峭。他看淡了功名，什么江家荣耀，什么秀才功名，罢了。

江韬35岁时，清军南下，打到了徽州，兵荒马乱，灾荒连连，生活十分艰难。此时的秀才江韬心中最沉重的一句话可能是：“百无一用是书生。”他虽然已经断绝仕途之心，但作为前朝知识分子，绝对无法容忍清廷统治。于是，他要参与反清复明。他把反清复明的希望寄托在福建唐王身上。只可惜，当江韬赶到福建，唐王建立的南明小朝廷已经覆灭。江韬却也被清兵看作是反清复明分子。复明无望，无路可退。为了躲避清军搜捕，他藏身武夷山，皈依佛门，吃斋念佛，这不仅是为亡明尽了臣节，还为家人尽了孝节，更给他心灵敷上一片暂时安宁的膏药。从此，他就有了法名——弘仁。

坎坷的经历让弘仁的画称得上是“冷若冰霜”。看他的作品，像是阅读一个敢直面孤独的灵魂，就像是站在深秋或者初冬的寒风中，枯叶从身边扫过打了一个寒噤。正是这个寒噤，让观者体会到他的孤独，这个萦绕着所有思考者的永恒主题，也让后人感受到他身上这份来自300多年前的，与巨大孤独同等巨大的绝世独立和傲岸，感受到他300多年后仍然历久弥新、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艺术语言。正如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在诗中写得那样：“所有的火都带有激情，光芒却是孤独的。”